

杨小泉 剧作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新世纪丛书

杨 小 泉 剧 作 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新世纪丛书 王国顺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印刷

2083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4 印张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104—01261—3/J·549 定价(全十册):180.00 元

本 册:12.00 元

《序外絮语》

邵宏大

每当捧到一位朋友的文集剧选，总是由衷为之欣喜。《杨小泉剧作选》结集出版了他青年时期七部剧作，有的演出获奖、有的发表。可以预料，今后漫长时期的戏剧，会多以“戏文”存在和流传，这也许不会成为它唯一能够保存生命的形式。不独杨小泉如此，在戏剧不景气的状况留存下来，供以后孵化。

剧本的优劣，在读者鉴赏力大大提高的今天自有明断，我不想絮叨惹烦，况且做序就有偏爱之嫌，往往有失公正。但是，无论从事何种门类的艺术创作，绝不是自私自利的欢乐，也无须存放净化无菌的感情在心中发酵，做为社会文化的产品能够给人提供一份精神的动力，也自完成了它“时代继父”的使命。正如发现细菌存在的巴斯德所言：“我所有的只是健康，勇气和对科学的热爱。”由此，我又想到杨小泉，他出身戏剧世家，梨园子弟，在舞台上也曾是斐声北疆的英俊武生……自幼打下好武功的底子，又咬牙苦练，硬是凭本事闯下了自己的地盘。你们翻五个翻提，我翻十个，基武功规规矩矩，跟头又高又飘，到空中卷成一团，把台下的“好”一个人搅了，然后回头就走。杨小泉一走便是若干年不复出，鬼使神差，正当满台连声喝彩不绝于耳之际，竟抽身扑奔了另一个园子，弃戎乘笔，苦学磨砺。从鹤岗到哈尔滨学了一路，又进北京就读中央戏

剧学院高级编剧研修班，历经十年，硕果累累，评为二级编剧。显然，他不是一个坐正位就怯场的主儿，但也殊是不易！杨小泉头脑机敏，勤恳好学，除了几分文胆，又有江湖击剑任侠之豪气。戏曲演员一般说来文化水平较低，但小泉拘萤照雪的精神积累了文化；并融为人格成份，自然地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此乃立命之身。回到鹤岗又因工作需要，担任了歌舞团团长，日常操持行政事务，终年率队巡回基层演出，坚守濒临绝境的戏剧阵地，又可谓“苦斗的勇士”也应了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是他忘我的程度。

有人说：这辈子开场时跌了跟头，临刹戏时能爬起来也是造化。杨小泉并非是倒了嗓子改了行的，本来也是连红带紫，又一个跟头翻了十万八千里，认准了一个更加高难的行当——编剧，而且种瓜得大瓜，种豆收好豆，又给人一个可贵的启示：一个好庄稼汉，给他一块什么地，都能种出好庄稼来。他的《尚志悲歌》就是凭着这股心气儿，写了改，改了再排。数易其稿，直到演出获奖。人争一口气，花争一片红。他真有钉子精神，成功的心如锥子，钻于一点。

眼下衡量人的价值不在人格，品质，能力，而是地位，身份，财富，权力。但是有前者的人会感到充实，自尊和奋然前行时的有恃无恐。从演戏到编剧，这是杨小泉完整的梦境事业，“宁给十亩地，不给一出戏”。他痴迷着，苦恋着枯木枝株齐努力，仍是无边落木潇潇下的当代梨园，言之凿凿，情之烈烈，爱之切切，正如有文形容：他心热神迷，象数学家爱古怪的方程式；象雕塑家对着一尊精灵流泪，象老牛温柔地舔着嫩犊。象少女臆想着情人的胸膛……一颗沉潜执着的心必有所获，这是世界上最简单和最复杂的事情都有的最大的学问。

有人会问：杨小泉出版了戏剧集，又当了歌舞团团长，从而立直奔不惑之年，会不会有一种满足之感呢？满足是伴随成功而来的正常人的感觉，但有一时或长久分成不同的性质。有人挑担疾奔之后，停在树荫下歇息，观赏以前未曾留意的沿途景致。据我对杨小泉性格的了解，他在戏剧创作的路上，象《水浒传》里的神行保戴宗，腿上绑了纸驴只能加速前奔，风驰电掣而绝不停步，这就因为世上还有另外一种人的规律，越是得到了满足越是使人饥渴。壮志如激流，永无返顾，连水珠也加快了穷追不舍的速度。世界有多少水奔流，有的水白白流失，杨小泉是属于流着发电的水。人的解质是改变生活的结果。

记住古代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话：“我使自己成为我的老师。”这样你才能有独属于你的风格。一方风水所在，一脉文风所系。

目 录

已 章	《尚志悲歌》	1
已 章	《燃烧的火》	46
已 章	《萤 光》	92
已 章	《血洒龙江》	131
已 章	《假 银 案》	160
已 章	《黑 洞》	176
下	《弘治私勘》	196

现代京剧

尚志悲歌

杨小泉 杨雅梅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
我中华男儿无辜，备受摧残。
血染山河尸遍野，
流离失所怒冲天。
想故国庄园无复见，
泪徒然。
争自由，誓抗战，
效马援，裹尸还。
看男儿拚斗，军威赫显，
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风勇倍添。
待东北光复凯旋日，
慰轩辕！

— —赵尚志《满江红》

人物表

- 赵尚志 31岁，东北抗联总司令。
夏惠芸 30岁，抗联报务员。
耿长林 30多岁，夏惠芸的丈夫，抗联五纵队总指挥。
朴玉英 20多岁，抗联卫生员。
陈军 20多岁，抗联警卫排长。
朴妈妈 50多岁朴玉英之母北满省委交通员。
震三江 40多岁，胡子头，后为抗联支队长。
吴忠德 20多岁，北满省委特派员，日本特务，代号“黑鹰”。
关根 40多岁，北满日军司令官。
抗联战士，苏军士兵，众日军。

第一场

[一九四〇年深冬，夜。]

[东北哈东地区，郊外。]

[幕启，雪原枯树，夜幕漆黑。狂风怒吼，大雪纷飞。]

[激越急促的序曲声中，众抗联战士急行军舞上，陈军率二警卫排战士持短枪急上。]

[马蹄声渐强。]

[赵尚志内唱：

“风如刀雪如剑天低云暗……”

[赵尚志上，朴玉英背卫生箱紧随其后，

赵尚志（接唱）

马蹄声声踏碎数九寒天！

今夜晚打宾州一场决战，

胜与败怎不叫人思绪万千……

战士甲 (急上)报告总司令:前面就是宾州城!

赵尚志 情况怎么样?

战士甲 一个人影儿都没有!

赵尚志 不对! 平静得异常! 陈排长!

陈军 有!

赵尚志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战士甲 总司令! 您一向勇猛非常,叫小日本儿闻风丧胆,今
下黑咋胆小起来了?

赵尚志 麻痹大意,必吃大亏!

众战士 总司令说得对!

[幕后突然枪声大作。

[陈军内声:“总司令!”急上。

陈军 总司令! 我们陷入日军重围!

赵尚志 啊! (接唱)

军情突变顷刻间!

必有奸细做内线,

窃我机密设机关。

关键时刻须果断,

迅速突围抢时间! (脱下羊皮大衣,交给朴玉英)命令各部,立即从东面突围,向珠河转移!

陈军 司令! 您……

赵尚志 我带一营负责掩护!

众战士 不! 总司令! 您不能……

赵尚志 服从命令!

陈军是！（拭泪下）

〔众战士频频回首下。〕

朴玉英 总司令！

赵尚志 玉英！

朴玉英 我不离开你！

赵尚志 都什么时候啦？还要小孩子脾气？快撤！

朴玉英 我都二十了！不比你小多少！我就不撤！要活跟你一块活，要死和你一起死！

赵尚志 我没功夫跟你罗嗦！你快走吧！（推朴玉英）

朴玉英 （忽有主意）好！我撤！（下）

〔一声枪响，一阵马蹄声渐远。〕

〔众战士内喊：“小朴！”〕

〔日军喊杀声渐远。〕

赵尚志 玉英！玉英！你是为了救我呀！（向幕后）打！

〔众战士内声：“是！”〕

〔枪声大作，众日军分上、开打。陈军率众战士撤下。众日军追下。〕

〔一阵汽车声，四日军持枪上，分两侧侍立，关根急上。〕

关根（念）小小的满州国，

大大的赵尚志。

不见他的尸，

日本无宁日。

我的那个饭难吃，

你们的那个该整治！

[众日军上。]

日军甲 报告司令官：赵尚志活捉的干！

关 根 带赵尚志！

日军甲 带赵尚志！

[幕内军：“带赵尚志！”]

[二日军上。]

[“赵尚志”内唱：“羊皮大衣鲜血染……”]

[“赵尚志”戴棉帽，披羊皮大衣，抚肩伤，脚步踉跄上。]

朴玉英 (接唱)身负重伤心内甜。

为救亲人脱凶险，

敢闯火海与刀山！

以假乱真巧妆扮，

粉身碎骨有何干？

关 根 赵尚志君！敝人关根，北满皇军总部司令官，久仰赵总司令大名，今日相见三生有幸！(上前欲与之握手，忽感不对)你怎么不讲话？(扯下其棉帽)你是什么的干活？

朴玉英 (露出长辫)我是卫生员！

众日军 我们上当啦！

关 根 把她带回去！严加审问！看来，战场上是难抓赵尚志了！

众日军 那我们怎么办？

关 根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要立即派出我的“黑鹰”到赵尚志身边去，一定要赵尚志的人头！

〔切光。

〔幕落。

第二场

〔前场一个月后，傍晚。

〔东北边陲，丛山密林中。

〔幕启：苍松厚雪，怪石林立，风声如诉，残阳似血。

舞台一侧是一“木克楞”。

〔陈军端一饭碗上。

陈军（唱）冲出重围离险境，

深山老林来宿营。

弹尽粮绝司令病，

心如火焚泪纵横。（欲进木克楞）

〔二警卫战士从木克楞走出。

陈军 总司令怎么样了？

〔赵尚志从木克楞走出。

陈军 总司令！你怎么出来了？快躺下养病！

赵尚志 我不能再躺着啦！

陈军 司令，这碗大碴子粥，你趁热喝吧！

赵尚志 我喝不下去！

陈军 司令，您又累又病，不吃不睡哪儿行啊？

赵尚志 陈排长啊！（唱）

全军覆没损失重，

我悔恨交加似万箭穿胸！

难忘玉英救我命，

山一样的恩海一样的情！

她是生是死难料定，

担心她为了我正受酷刑！

陈军 我派人去哈尔滨打打听消息？

赵尚志 不！（接唱）

我是抗联总司令，

且将仇恨埋心中。

宏图不挫洒火种，

燃起烈火照天红！

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重新建立武装！不然，我这个总司令身边就剩你警卫排不足十个人，不成了光杆总司令啦！

二战士 总司令！我们马上下山去联络人！

赵尚志 好！来！这碗大馇子粥你们俩一边喝一边数着饭粒儿！然后立即下山，吃多少饭粒给我领回多少人来！

战士甲 这大馇子可真值钱了！

赵尚志 你寻思白吃呢？韩信撤豆成兵，我赵尚志也要用米粒子换兵嘛！

战士乙 司令真逗！（喝粥，抹嘴）我们走了！每人带回一百人来，不然就大头朝下来见你！

赵尚志 限期三天！

战士甲 真厉害！好，保证完成任务！（欲下）

〔朴玉英与朴妈妈步履艰难地上。

朴玉英 陈排长？！

陈军 是小朴？总司令！朴玉英回来了！

- 朴玉英 (冲上前,紧紧拉住赵尚志的手)总司令! 你没事吧?
- 赵尚志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要我咋谢你好呢? 看你! 伤成这个样子,真叫我心里不好受啊!
- 朴玉英 瞧你! 跟我这么客气!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
- 赵尚志 (故意岔开)玉英! 这位是……
- 朴玉英 这是我妈! 北满省委的交通员!
- 赵尚志 太好了! 我正想找省委呐! 朴妈妈你来得真是时候!
- 朴妈妈 赵司令! 省委千方百计救出了玉英!
- 朴玉英 为了我吴忠德同志还负了伤!
- 赵尚志 吴忠德?
- 朴妈妈 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省领导这次专门派他到你们这儿来当特派员!
- 赵尚志 我太需要了! 他几时来?
- 朴玉英 他已经来了! 吴特派员! 您快出来吧!
- 吴忠德 (内应)好! 好! (上)
- 赵尚志 特派员! 欢迎你呀!
- 吴忠德 赵总司令! 您好!
- [二人握手。]
- 赵尚志 特派员! 我正要向省委汇报,我怀疑北满省委内部,有日本人的奸细!
- 吴忠德 (一惊)唔! 为什么?
- 赵尚志 打宾州的作战计划,我只向省委汇报过,从未向别人透露,敌人怎么能事先有所准备,使我们全军覆没!
- 吴忠德 赵尚志! 这次失败,完全是你骄傲自大,盲动冒险所

致！你不要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赵尚志 特派员！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吴忠德挥了挥手，众人下，只剩他与赵尚志。〕

吴忠德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是代表省委来的！你看看吧！（掏出一张纸）

赵尚志 （接过、念）《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

吴忠德 那上面写着呐！

赵尚志 （念）“赵尚志个人英雄主义，拒不执行省委指示，左倾冒险，造成全军覆没！其错误极为严重！”不！这不符合事实！这个处分不公平！我要申诉。

吴忠德 省委原来决定是“永远开除”，后来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把“永远”两字去掉——所以，这个决定是无法推翻的！

赵尚志 我要向中央申诉！

（唱）党籍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失掉他我好似孤雁残灯。

个人的荣辱进退何足为重？

怎忍心抗日大业功败垂成？

失党籍必然撤掉我的总司令，

一腔热血往外涌，

拚出性命也要争！

吴忠德 （唱）开除党籍撤掉总司令，

我只知道省委的决定要坚决执行！

省委命令：你们这十来号人，立即跟我回哈尔滨，由

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赵尚志 回哈尔滨？几时动身？

吴忠德 (看表)今晚好好休息，明日拂晓动身！

赵尚志 这……

吴忠德 你好好考虑考虑！(下)

[朴玉英暗上。]

赵尚志 (痛苦万分，心情烦乱)不，我绝不能接受！

朴玉英 总司令！你……

赵尚志 (激怒)我不是总司令啦！是……

朴玉英 尚志大哥——

赵尚志 (清醒)哦，玉英！别这么称呼了，我已经被撤职了！

朴玉英 我知道！吴特派员都对我说了。我不管，不论啥时候你都是我们的总司令！我……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赵尚志 玉英！

朴玉英 尚志大哥！

赵尚志 玉英，我们可能要分别了！

朴玉英 你要上哪儿去？

赵尚志 去苏联！

朴玉英 我不离开你！我和你一起去！

赵尚志 不行！你现在得服从吴特派员的命令！

朴玉英 我谁也不服从！就跟着你！我爱你！

赵尚志 玉英！你的心事我懂！我尊重你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接受啊！

朴玉英 为什么？